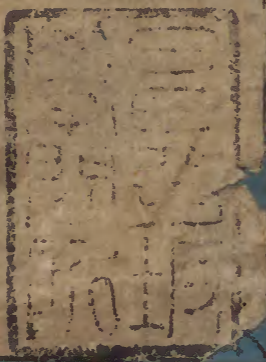


結二十冊

中庸

自首章

至十九章



書直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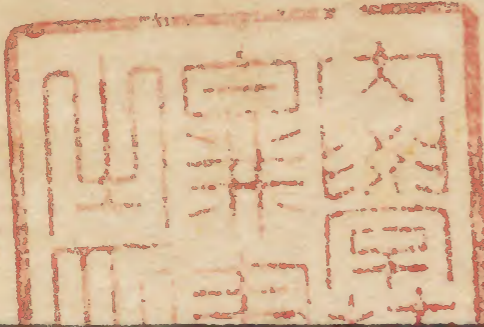
卷之二

漢書門		八五	
類		五五	
函號		六五	
架冊		二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5
冊數	20 (2)
函號	277 55

架冊號類





中庸經筵直解卷之二

漢草文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江陵張居正 總裁

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蒲州張四維 討論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吳縣申時行 修飾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鄞縣余有丁 潤色

左春坊左庶子諭德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大田一儁 編緝

皇 明 後 學新安汪 且 校正

中庸中是無所偏庸是不可易這書是孔級所作級字子思

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受業於曾子嘗適宋被困居衛衛

君不能用又適齊返衛復歸魯因作中庸三十三章子思

以天下的道理本是中正而無所偏倚平常而不可改易

但世教衰微學術不明往往流於偏僻好為奇怪而自失

其中庸之理故作此書以發明之就名為中庸後卒封所

國述聖公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這是中庸首章子思發明道之本原如此命字解做令字率是循修是品節裁成的意思子思說天下之人莫不有性然性何由而得名也蓋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其稟受付畀就如天命令他一般所以說天命之謂性天下之事莫不有道然道何由而得名也蓋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的道路仁而為父子之親義而為君臣之分禮而為恭敬辭讓之節智而為是非邪正之辨其運用應酬不過依順着那性中所本有的所以說率性之謂道若夫聖人敷教以化天下教又何由名也蓋人之性道雖同而氣稟不齊習染易壞則有

不能盡率其性者聖人于是因其當行之道而笏治之以為法于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入皆遵道而行以復其性亦只是即其固有者裁之耳而非有所加損也所以說修道之謂教夫教修乎道道率于性性命于天可見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矣知其為天之所命而率性修道之功其容已乎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須臾是頃刻之間睹是看見聞是聽聞戒慎恐懼都是敬畏的意思承上文說道既原于天率于性可見這箇道與我的身子合而為一就是頃刻之間也不可離了他此心此身方纔離了心便不正身便不修一事一物方纔離了事也不成物也不就如如何可以須臾離得若說可離便是

身外的物不是我心上的道道，決不可以須臾離也。夫惟道不可離，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不待目有所睹見而後戒慎。雖至靜之中，未與物接，目無所睹，而其心亦常常戒慎，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聽聞，而後恐懼。雖至靜之中，未與物接，耳無所聞，而其心亦常常恐懼，而不敢忘。這是靜而存養的工夫，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于須臾之頃也。

莫見レ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這一節是說君子于戒慎恐懼中，又有一段省察的工夫。隱是幽暗之處，微是細微之事，獨是人不知而已獨知的去處。子思說人于眾人看見的去處，纔叫做著見明顯，殊不知他人看着自家，只是見了箇外面，而其中纖悉委的，反有不能盡知者。若夫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形迹雖未彰

露然，意念一發，則其幾已動了。或要為善，或要為惡，自家看的甚是明白，是天下之至見者。莫過于隱，而天下之至顯者，莫過于微也。這箇便是人所不知，自己獨知的去處。乃善惡之所由分，最為要緊。所以體道君子於靜時，雖已嘗戒慎恐懼，而于此獨知之地，更加謹慎，不使一念之不善者得以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於離道之遠也。夫有養省察動靜無間道，豈有須臾之離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節是合着當然的節度，本是根本達是通行的意思。道是道路，子思承上文發明道不可離之意，說道凡人每日間與事物相接，順着意便歡喜，拂着意便惱怒，失其所欲便悲哀，得其所欲便快樂，這都是人情之常。當其事物未

按之時這情未曾發動也不着在喜一邊也不着在哀與樂一邊無所偏倚這叫做中及其與事物相接發動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一一都合着當然的節度無所乖戾這叫做和然這中即是天命之性乃道之體也雖是未發而天下之理皆具凡見于日用彝倫之際禮樂刑政之間千變萬化莫不以此為根底譬如樹木的根本一般枝枝葉葉都從這裏發生所以說天下之大本也這和即是率性之道乃道之用也四達不悖而天下古今之人皆所共由蓋人雖不同而其處事皆當順正其應物皆當合理譬如通行的大路一般人人都在上面往來所以說天下之達道也夫道之體用不外於心之性情如此若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動而不知所以察之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矣此道之所以

不可須臾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一節是體道的功效致是推到極處位是安其所育是遂其生子思說中固為天下之大本然使其所存者少有偏倚則其中猶有所未至也和固為天下之達道然使其所發者少有乖戾則其和猶有所未至也故必自不睹不聞之時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有一些偏倚是能推到中之極處而大本立矣尤于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應物之處無有一些差謬是能推到和之極處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七政不愆四時不忒山川岳瀆各得其常而天地莫不安其所矣少有所長老有所終動植飛潛咸若其性而萬

物莫不遂其生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而中和之理相
為流通故其效驗至于如此然則盡性之功夫人可不勉
哉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仲尼是孔子的字反是違背子思引孔子之言說道中庸
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雖為人所同有然惟
君子為能體之其日用常行無不是這中庸的道理若彼
小人便不能了其日用常行都與中庸的道理相違背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
淡音也
時中是隨時處中子思解釋孔子之言說道中庸之理人
所獨得而惟君子能之小人不能者何故蓋人之體道不

過動靜之間君子所以能中庸者以其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既有了君子之德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能隨時處中此
其所以能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靜時不知
戒慎恐懼所存者既是小人之心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肆
欲妄行無所忌憚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
肆之間而已矣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是極至鮮是少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天下之事但做的
過了些便為失中不及些亦為未至皆非盡善之道惟中
庸之理既無太過亦無不及只是日用常行而其理自不
可易乃天理人情之極致盡善盡美而無以復加者也然
這道理人人都有本無難事但世教衰微人各拘于氣稟

圍于習俗而所知所行不流于太過則失之不及少有能此中庸者今已久矣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中庸鮮能之故說道這中庸的道理就如大路一般本是常行的今乃不行于天下我知道這緣故蓋人須是認得這道路方纔依着去行而今人的資質有生得明智的深求隱僻其知過乎中道既以中庸為不足行那生得愚昧的安于淺陋其知不及乎中道又看這道理是我不能行的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這道又如白日一般本是常明的今乃不明于天下我知道這緣故蓋人須是行過這道路方纔曉得明白而今人的資質

有生得賢能的好為詭異其行過乎中道既以中庸為不足知那生得不肖的安于卑下其行不及乎中道又看這道理是我不能知的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孔子又說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雖是他資質如此却也是不察之過蓋道率于性乃人生日用之不能外者其中事事物物都有箇當然之理便叫做中但人由之而不察是以陷于太過不及而失其中譬如飲食一般人于每日間誰不飲食只是少有能知其滋味之正者若飲食而能察則不出飲食之外而自得其味之正由道者而能察則亦不出乎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中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孔子說中庸之道因是不明于天下是以不行于天下子思引之蓋承上章啓下章之意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前章說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章舉大舜之事以見其能知能行也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的言語隱是隱匿揚是播揚執是持兩端是衆論不同的極處中是恰好的道理民字解做人字古民人字通用如先民天民逸民之類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人非明知無以見天下的道理然有太知有小知若古之帝舜其為大知也與何以見之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一人之知識有限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其知便小了舜則不然但凡要處一件事不肯自謂這事情

我已知道了必切切然訪問于人說這事該如何處問來的言語不但深遠的去加察雖是極淺近的也細細的審察恐其中亦有可採處不敢忽也于所問所察之中雖有說得不當理的只是不用他便了初未嘗宣露于人恐沮其來告之意若說得當理的則不但用其言又向人稱述嘉獎他以堅其樂告之心然其言之當理者固在所稱許而其中或有說得太過些的或有不及些的未必合于中也于是就衆論不同之中持其兩端而權衡量度以求其至當歸一者而後用之這至當歸一處叫做中然這中亦只是就衆人所說的裁擇而用之舜未嘗以一毫之已意與于其間也所以說用其中于民夫舜大聖人也今之言舜者必將謂其聰明睿知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今觀舜之處事始終只是用人之長無所意必蓋不恃一己之聰

明而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故其聰明愈廣不恃一己之
智識而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故其智識愈大舜之所以
為舜者其以是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
也孟子說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為帝無非取諸人者亦
是此意此一節書於治道尤切萬世為君者所當法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驅是逐罟是網獲是機檻陷阱是掘的坑坎皆所以掩取
禽獸者期月是滿一月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如今的人與
他論利害個個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是有知則禍機在前
自然曉得避了却乃見利而不見害知安而不知危被人
驅逐在禍敗之地如禽獸落在網罟陷阱裏一般尚自恬

然不知避去豈得為知就如而今的人與他論道理也都
說我聰明有知既是有知便有定見有定見便有定守今
于處事之時纔能辨別出個中庸的道理來却又持守不
定到不得一月之間那前面的意思就都遺失了如此便
與不能擇的一般豈得為知惟其知之不明是以守之不
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

回是孔子弟子姓顏名回擇是辨別善即是中庸之理拳
拳是恭敬奉持的意思服是着膺是胸孔子說天下事事
物物都有個中庸的道理只是人不能擇那能擇的又不
能守獨有顏回之為人他每日間就事事物物上仔細詳

審務要辨別個，至當恰好的道理，但得了這一件道理，便去躬行實踐，拳拳然恭敬奉持着，在心胸之間，守得堅定，不肯頃刻忘失了，這是顏回知得中庸道理明白，故擇之精而守之固，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道而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也。

均是平治，蹈是踐履的意思。孔子說：天下國家事體繁難，人民衆多，雖是難于平治，然人有資質明敏，近于知的，也就可以平治得這個，不為難事。爵祿人所係戀，雖是難于辭却，然人有資質廉潔，近于仁的，也可以辭得這個，亦不為難事。白刃在前，死生所係，雖是難于冒犯，然人有資質

強毅，近于勇的，他也能冒白刃而不懼，這個也不為難事。惟是中庸的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本是人日用常行的，看着恰似容易，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知之未真，守之未定，不是大過便是不及，求其不偏不倚而至當精一，豈易能哉！所以說中庸不可也，惟其難能此民，之所以鮮能而有志于是者，不可不實用其力矣。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此承上章中庸不可也而言，須是有君子之強，方纔能得。子路是孔子弟子，而字解做汝，字子路，平白好勇，故問孔子說：如何叫做剛強？孔子答他說：這強有三樣，有一樣是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汝等學者的強，不知你所問的是南方人之強，與是北方人之強，與

抑或是汝學者之所當強者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是含容柔是與順無道是橫逆不循道理的居是處孔子告子路說如何是南方之強彼人有不友的我教誨之就是他，不率教也只含容異順慢慢底化導他人有以橫逆加我的我但直受之雖被耻辱也不去報復他這便是南方之強蓋南方風氣柔弱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以含忍之力勝入為強然猶近于義理有君子之道焉故君子居之這一樣強是不及乎中庸者非汝之所當強也

在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是臥的席金是刀鎗之類革是盔甲之類孔子又告子路說如何是北方之強那刀鎗盔甲是征戰廝殺的凶器

人所畏怕的今乃做臥席一般恬然安處就是戰鬪而死也無厭悔之意這便是北方之強蓋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為人之所不敢為而以果敢之力勝入為強然純任血氣不顧義理乃強者之事也故強者居之這一樣強是過乎中庸者亦非汝之所當強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復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這一節是說學者之所當強矯是強健的模樣強哉矯是贊歎之辭倚是偏着變是改變塞是未達孔子說常人之所謂強者在能勝人而君子之所謂強者在能以義理自勝其私欲使義理常伸而不為私欲所屈纔是君子之強而非如南方北方之囿于風氣者可比也且如處入貴和而和者易至于流君子之處入藹然可親而其中自有個

張主決不肯隨着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處已貴于中立而中立易至于倚君子之處已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決不致欲邪傾側倚靠在一邊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人于未達時也有能自守的及其既達便或改變了君子當國家有道達而富貴必以行道濟時為心不肯便生驕溢變了未達時的志行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人處順境時也有能自守的及至困阨便或改變了君子當國家無道窮而困阨只以守義安命為主便遇着大禍患至于死地也不肯改了平生的節操此非以義理自勝其私欲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君子之強如此天下之物無有能屈之者矣豈非汝等學者之所當強者哉子思引孔子之言如此

以見必有此強然後能體中庸之道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字當作索字索是求隱是隱僻怪是怪異述是稱述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世間有一等好高的人于日用所當知的道理以為尋常不足知却別求一樣深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以不能知于日用所當行的道理以為尋常不足行却別做一樣詭異之行要行人之所不能行以此欺哄世上沒見識的人而竊取各譽所以後世也有稱述之者此其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乎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若我則知吾之所當知行吾之所能行這素隱行怪之事何必為之哉所以說吾弗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是循道是中庸之道塗是路廢是棄已，是止孔子說那
索隱行怪的人，固不足論。至于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遵而
行之，已自在平正的大路上，走了却乃不能實用其力，行
到半路裏便廢棄而不進，此其智雖足以及之，而仁有不
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我則行之，于始必要其終，務要到
那盡頭的去處，豈以半途而自止乎？所以說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是隨順不違的，意思遯是隱遯，悔是怨悔。孔子說前面
大過不及的，都非君子之道。若是君子，他也不去索隱也
不去行怪所知所行，一惟依順着這中庸的道理，終身居
之以為安，又不肯半途便廢了。雖至于隱居避世，全不見
知于人，他心裏確然自信，並無怨悔之意，此乃智之盡，仁
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這纔是中庸之成德。然豈我之所

能哉？惟是德造其極的聖人，然後能之耳。然夫子既不為
素隱行怪，則是能依乎中庸矣。既不半途而止，則自能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矣。聖雖不以自居，而其實豈可得辭哉？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即是中庸之道，惟君子為能體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
是用之廣，隱是體之微。子思說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
廣大而無窮，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者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
下莫能破焉。

子思承上文說這中庸之道，雖不出乎日用事物之常而

實通極乎性命精微之奧以知而言雖匹夫匹婦之昏愚者也有箇本然的良知于凡日用常行的道理他也能知道若論到精微的去處則雖生知的聖人亦不能窮其妙也以行而言雖匹夫匹婦之不肖者也有箇本然的良能于凡日用常行的道理他也能行得若論到高遠的去處則雖安行的聖人亦不能造其極也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然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盡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夫近自夫婦之所能知行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可見道無所不在矣故就其大處說則其大無外天下莫能承載得起蓋雖天地之覆載亦莫非斯道之所運用也豈復有出于其外而能載之者乎就其小處說則其小無內天下莫能剖破得開蓋雖事物之細微亦莫非斯道之所貫徹也又

孰有入于其內而能破之者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是大雅旱麓篇鳶是鷓鴣之類戾是至淵是水深處其字指此理說察是昭著詩人說至高莫如天而鳶之飛則至于天至深莫如淵而魚之躍則在于淵子思解說天地之間無非物天下之物無非道詩所謂鳶飛戾天者是說道之昭著于上也魚躍于淵者是說道之昭著于下也蓋化育流行充滿宇宙無高不屆無深不入舉一鳶而凡成象于天者皆道也舉一魚而凡成形于地者皆道也道無所不在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是起頭的意思至是盡頭的意思子思又總結上文說道之在天下雖以夫婦之愚不肖也有能知能行的雖以聖人天地之大也有不能盡的這等看來可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起自夫婦居室之間而無所遺若論到盡頭的去處則昭著于天高地下之際而無不有所以君子戒謹慎獨從夫婦知能的做起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則道之察乎天地者在我矣

右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入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所謂率性之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而未嘗遠于人也人之爲道者能即此而求便是道了若或厭其卑近以爲

不足爲却乃離了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所行皆失真過當而不由夫自然豈所謂率性之道哉所以說不可以爲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入治入改而止

詩是豳風伐柯篇伐是砍木柯是斧柄則是樣子睨是邪視以是用詩人說手中執着斧柄去砍木做斧柄其長短法則不必遠求只手中所執的便是孔子說執着斧柄去砍斧柄法則雖是不遠然畢竟手裏執的是一件木上砍的又是下件自伐柯者看來猶以爲遠若君子之治人則不然蓋爲人的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是天賦他原有的所以君子就用人身上原有的道理去責成人如責人之不孝只使之盡他本身上所有的孝道責人之不弟只使之

盡他本身上所有的弟道其人改而能孝能弟君子便就罷了更不去分外過求他推之凡事莫不如此這是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

盡已之心叫做忠推已及人叫做恕違是彼此相去的意思道即率性之道孔子說道不遠人但人多蔽于私意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所以施于人者不得其當而去道遠矣若能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雖是物我之間未能渾化而兩忘然其克已忘私去道亦不相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非禮加于我我心所不願也則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其與我一般亦不以非禮加之于人這便是忠恕之事以此求道則施無不當而其去道不遠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是責望人的意思先施是先加于人庸是平常行是踐其實謹是擇其可慥慥是篤實的模樣孔子說君子之道有四件我於這四件的道理一件也不能盡得四者謂何如爲子之道在于孝我之所責乎子者固欲其孝然反求諸已所以事吾父者却未能盡其孝也爲臣之道在于忠我之所責乎臣者固欲其忠然反求諸已所以事吾君者却未能盡其忠也爲弟之道在于恭我之所責乎弟者固欲其盡恭于我然反求諸已所以事吾兄者却未能盡出于恭也明友之道在于信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加信于我然反求諸已所以先施于彼者却未能盡出于信

也君子之道我固未能矣然亦不敢不以此自修蓋這孝弟忠信本是日用平常的道理以是道而體諸身謂之庸德庸德則行之而皆踐其實以是道而發于口謂之庸言庸言則謹之而惟擇其可然行常失于不足有不足處不敢不勉力做將去如此則行益力言嘗失于有餘若有餘處不敢盡底說將出來如此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說出來的都與所行的相照顧無有言過其實者矣行之力則行將去的都與所言的相照顧無有行不逮言者矣言行相顧如此豈不是慥慥篤實之君子乎此我之所當自修者也這一節說道只在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之間是道不遠入說以責人者責己要言行相顧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是見在的意思位是所居的地位願是願慕外是本分之外子思說人之地位不同然各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自盡其道而分外妄想便不是君子了君子但因其見在所居的地位而行其所當行的道理未嘗于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本分之內其道皆不易盡既欲盡道其間自不暇及其外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得是安舒的意思子思說人之所遇有順逆之不同惟君子能隨寓而盡其道如見在富貴便行處富貴所當爲的事而不至于淫見在貧賤便行處貧賤所當爲的事而不至于濫或見在夷狄便行處夷狄所當爲的事而不改其行或見在患難便行處患難所當爲的事而不變其守

身之所處雖有不同而君子皆盡其當爲之道道在此則樂亦在此蓋隨在而皆寬平安舒之所也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焉上文所謂素位而行者蓋如此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攀援怨是怨恨尤是歸罪于人的意思子思說所謂君子之心不願乎其外者何以見之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乎下居下位則好附勢以援乎上君子則不然他雖在上位也不肯陵虐那在下的人雖在下位也不肯攀援在上的人夫陵下不從必然其下援上不從必然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已而無所求取于人如此則又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于天也只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于天雖下而不合于人也只安于

所遇而無所罪尤于人蓋既無所求則自不見其相違既不見其相違則自無所怨尤矣君子之心不願乎其外如此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是平地俟是等候命是天命險是不平穩的去處徼是求幸是不當得而得的子思承上文說君子惟素位而行故隨其所寓都安居在平易的去處其窮通得喪一聽候着天命無有慕外的心小人却有許多機械變詐常行着險阻不平穩的去處而妄意分外趨利避害以求理之不當得者君子小人其不同有如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鵠都是射箭的把子畫在布上叫做正棲在皮上叫做鵠孔子說射箭雖是曲藝然有似乎君子何以見之蓋君

子凡事只是正己而不求于人那射箭的若失了正鵠不
中只是反求諸己射的不好更不怨那勝己的人這即是
正己而無求于人的意思所以說射有似乎君子子思引
此以結上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邇是近處卑是低處子思說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求
道之功則必以漸而進謹于日用常行之間而後可造于
盡性至命之妙審于隱微幽獨之際而後可收夫中和位
育之功譬如人要往遠處去不能便到那遠處必先從近
處起一程一程行去然後可以至于遠譬如人要上高處
去不能便到那高處必先從低處起一步一步上去然後
可以升于高君子之道正與行遠登高的相似未有目前

日用隱微處有不合道而于高遠之事乃能合道者也然
則有志于高遠者當知所用方矣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鼓是彈瑟琴都是樂器翕是合耽是久孥是子孫順是安
樂的意思子思承上文說進道有序故引小雅之詩說道
人能于閨門之內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一般無有不
調和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既極其和樂又且久而不變
則能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孥矣詩之所言如此孔子讀
而贊歎之說道人惟妻子不和兄弟不宜多貽父母之憂
今能和于妻子宜于兄弟一家之中歡忻和睦如此則父
母之心其亦安樂而無憂矣乎夫以一家言之父母是在
上的妻子兄弟是在下的今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遂致父

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然則學者之于道豈可不循序而漸進哉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鬼神即是祭祀的鬼神如天神地祇人鬼之類為德猶言性情功效孔子說鬼神之在天地間微妙莫測神應無方其為德也其至盛而無以加乎其義見下文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孔子說何以見鬼神之德之盛蓋天下之物凡有形者皆可見惟鬼神無形雖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凡有聲者皆可聞惟鬼神無聲雖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鬼神雖無形無聲而其精爽靈氣昭著于人心自之間若有形之可見聲之可聞者不可得而遺忘之也夫天下之物涉于虛者則

終于無而已矣滯于迹者則終于有而已矣若鬼神者自其不見不聞者言之雖入于天下之至無自其體物不遺者言之又妙乎天下之至有其德之盛為何如哉然其所以然者一實理之所為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是齊戒明是明潔盛服是盛美的祭服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旁孔子說何以見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觀于祭祀的時節能使天下的人不論尊卑上下莫不齋明以肅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恭敬奉承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那鬼神的精靈洋洋乎流動充滿仰瞻汗上便恰似在上面的一般顧瞻于旁便恰似在左右的一般夫鬼神無形與聲豈真在其上下左右哉但其精靈昭著

能使天下之人肅恭敬畏儼然如在如此所謂體物不遺者于此可驗矣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ハカクモト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字解做況字射是厭怠三箇思字都是助語辭孔子又引大雅抑之詩說道神明之來也不可得而測度雖極其誠敬以承祭祀尚未知享與不享况可厭怠而不敬乎觀于此詩則鬼神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者為有徵矣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是實理孔子說鬼神不見不聞可謂微矣然能體物不遺又如是之顯何哉蓋凡天下之物涉于虛偽而無實者到底只是虛無何以能顯惟是鬼神則實有是理流行于天地之間而司其福善禍淫之柄故其精爽靈氣發見昭

著而不可揜也如此夫看來中庸一篇書只是要人以實心而體實理以實功而圖實效故此章借鬼神之事以明之蓋天下之至幽者莫如鬼神而其實亦不可揜如此可見天下之事誠則必形不誠則無物矣然則人之體道者可容有一念一事之不實哉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享之子孫保之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凡為人子者皆當盡孝道以事其親然孝有大有小若古之帝舜其為大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夫為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為聖人之所以顯其親者何其至也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為天子是所以尊其親者何其至也非富不

足以養親而舜則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是所以養其親者何其至也又且上祀祖考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之歆饗無已所以光乎其前者又如是之隆下封子孫為諸侯之國而基業之傳續無窮所以裕乎其後者又如是之遠夫舜之德福兼隆如此則所以孝其親者實有出于常情願望之外者矣此其所以為大孝與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孔子說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為大孝然自常人看來福是天所付與却似偶然得之不可取必的一般不知德乃福之本福乃德之驗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蓋理之必然者也故舜既有是聖人的大德感格于天必然貴為天子得天下至尊之位必然富有四海得天下至厚之祿必然人人稱頌得顯著的聲名必然多歷年所得長久的壽數

蓋舜雖無心于求福而福自應之如此此所以能成其大孝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是材質篤是加厚栽是栽植培是滋養傾是傾仆覆是覆敗孔子說舜以大德而獲諸福之隆非天有私于舜乃理之自然者耳觀于天道之生萬物必各因其本然之材質而異其所加如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的便從而培養之雨露之所潤日月之所照未有不滋長者根本搖動傾仆而無生意的便從而覆敗之雪霜之所被風寒之所折未有不覆敗者或培或覆豈是天有意于其間皆物之自取耳

詩云嘉樂君子憲憲頭作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令是善申是重孔子又引詩說可嘉
 可樂的君子有顯顯昭著的美德既宜于在下之民又宜
 于在位之人以此能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天既從而
 保佑之又從而申重之使他長享福祿于無窮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是受天命為天子孔子承上文又總論說由天生物
 之理與詩人之言觀之可見有大德的聖人必然受皇天
 的眷命而為天子今舜既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裁者也
 君子之嘉樂者也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祿位
 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耳尚可疑哉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
 子述之

這一節是說周文王的事作是創始述是繼述子思引孔
 子之言說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免有不足于心的去
 處有所不足則生憂慮若是無所憂慮者其惟周之文王
 乎何以見之凡前人不曾造作自己便有開創之勞後人
 不堪承繼將來便有廢墜之患二者皆可憂也惟是文王
 以王季之賢為之父以武王之聖為之子王季積功累仁
 造周家之基業將文王要做的預先做了這是父作之
 武王繼志述事集周家之大統將文王未成的事都成就
 了這是子述之既有賢父以作之于前又有聖子以述之
 于後文王之心更無有一些不足處此其所以無憂也
 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這一節是說武王的事續是繼大王是武王的曾祖王季

是武主的祖文王是武主的父緒是功業戎衣是盃甲之類孔子說周自太王始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那時天命人心去商歸周王業已是有端緒了但未能成就及至武主能繼志述事繼承大王王季文王的功業因商紂之無道舉兵而伐之以除暴救民只壹着戎衣遂定了天下夫以下伐上其事不順其名不美宜乎失了天下的顯名然那時諸侯率從萬姓悅服人人愛戴稱美他並不曾失了光顯的名譽其得人心如此以言其尊則居天子之位天下的臣民都仰戴他以言其富則盡有四海之內天下的貢賦都供奉他上而祖宗則隆以王者之稱祀以天子之禮自文王以前都得歡饗其祭祀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自成康以後都得保守其基業其得天眷又如此蓋武王之有天下則承祖宗

之業而不敢廢一則順天人之心而不敢違此其善述之孝丕承之烈所以後世莫及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三年服也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這一節是說周公的事末是老年孔子說先時文王未為天子千一應禮制拘于勢分而不得為武王年老纔受天命日不暇給雖得為而不及為是文王武王尊祖孝親之德尚有所欲為而未遂者至周公輔相成王纔一一成就之如古公季歷是文武的父祖周公于是堆文武之意而追王之尊古公為太王尊季歷為王季生前只是侯爵

如今加稱尊號則文王武王之心至是而慰矣周之先公
自組紕以上以至后稷又是大王王季之父祖于是又推
大王王季之意以天子之禮祀之禮陳九獻之儀舞用八
佾之數當初祭以諸侯如今祭以天子則大王王季之心
至是而慰矣然不惟自盡其孝而已又以天下之人雖名
分不同貴賤有等他那孝親報本之心也與我一般于是
以所制之禮推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
隨分以盡其孝如父做太夫子做士父沒之時葬固以大
夫之禮而祭則以士之禮如父做士子做大夫父沒之時
葬固以士之禮而祭則以大夫之禮蓋葬從其爵貽死者
以安也祭從其祿伸生者之情也又制為喪服之禮期年
的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猶通行之天子諸侯便不
行了蓋伯叔昆弟之喪猶可伸以貴貴之義所謂親不敵

貴也若三年之喪服則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
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
懷恩義至重無貴無賤都是一般所謂貴不敵親也夫追
崇之禮行于王朝喪祭之禮達乎天下孝心上下融徹禮
制上下通行周公之所以成文武之德者如此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是通達孝是通天下之人都謂之孝子思引孔子之言
說凡人之孝止于一身一家而未必能達于天下惟是武
王周公不惟自己能盡孝親的道理又能推以及人之親
禮制太備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通天下之人都稱
他孝而無有間然者豈不謂之達孝矣乎解見下文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能繼是繼續志是心之所欲者述是傳述事是所已行者兩箇人字都指前人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者無他以其能繼志而述事也蓋前人之心志有所欲爲的雖是不曾遂意也望後人去承繼他武王周公便能委曲成就念念要接續前人的意向不使他泯滅了這只是善繼其志前人之行事有所已爲的雖是不曾成功也是善繼其志前人之行事有所已爲的雖是不曾成功也望後人去傳述他武王周公便能斟酌遵守件件要敷衍前人的功緒不使他廢墜了這是善述其事武王周公之孝如此所以達乎天下而無一人不稱其孝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春秋是祭祀之時四時皆有祭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修是修整陳是陳設宗器是先世所藏的重器裳衣是先王所遺的衣服薦是供獻時食是四時該用的品物孔子說武

王周公所以善繼志而述事者何以見得今以所制祭祀之禮言之到春秋祭享的時節于祖廟中門堂寢室皆及時修整以致其嚴潔而不敢褻瀆于先世所藏的重器都陳設出來以示其能守而不敢失墜于先王所遺的裳衣必設之以授尸不惟使神有所依亦以繫如在之思也于四時該用的品物必薦之以致敬不惟使神有所享亦以告時序之變也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如此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建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序是次序昭穆是宗廟的位次在左邊的爲昭取陽明之義在右邊的爲穆取陰幽之義旅是衆酬是以酒相勸酬燕是燕飲毛是毛髮齒是年齒當祭于宗廟之日羣廟的

子孫皆來與祭其排列的班次或在左或在右各照依其主而不紊者所以序其何者為昭何者為穆使等輩先後之不至于混亂也陪祀之臣有公有侯有卿大夫其爵不同于祭之時而序其或在前或在後都有箇次第者所以分辨其孰為貴孰為賤使尊卑不至于攙越也祭必有事如宗是掌管祠祭的祝是讀祝文的又有司尊的執爵的及奠帛贊禮的皆事也于祭之時而序次其執事者蓋祭以任事為賢所以分別其人之賢擇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為之使非賢者不得與也祭畢之時同姓的兄弟與異姓的賓衆人飲酒互相勸酬其各家子弟每都着他舉觶于其父兄而供事于左右所以然者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正所以逮及那子弟之賤者使他亦有所事而因事以伸其敬也飲燕之後異姓之賓皆退又

獨燕同姓之親到這時節不論爵位之崇卑但以毛髮之黑白為坐次之上下若此者蓋同姓比之異姓為親故專論年齒以定坐次使長幼不至于失序也夫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逮賤者下下也序齒者老也武王周公一祭祀之間其義意之周悉如此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這一節是總結上文踐是踐履所尊是先王的祖考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五箇其字都指先王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既善且備如此可以見其善繼而善述矣何也先王之對越神明必有位所行必有禮所奏必有樂今武王周公祭祀之時所踐履的就是先王對越祖考的位次所行的就是先王升降周旋的禮儀所奏的

就是先王感格神人的音樂祖考是先王所尊崇也今祭祀一舉致其誠敬而祖考來格是能敬先王之所尊矣子孫臣庶是先王所親厚也今祭祀一行篤其恩愛而情義聯屬是能愛先王之所親矣以此觀之可見武王周公事奉先王無所不至先王雖死事他如在生的一般先王雖亡事他如尚存的一般真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為孝之極至者也稱曰達孝不亦宜乎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上帝即是天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禘是五年的大祭嘗是秋祭言秋祭則其餘在其中示字與視字同掌是手掌示諸掌是說看得明白孔子又說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但如上文所言而已總而言之

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社之禮或行于圜丘或行于方澤蓋所以事奉上帝與后土答其覆載生成之德也宗廟之禮或五年一舉或一年四祭蓋所以祭祀其祖先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這郊社禘嘗是國家極大的禮儀其中義理微妙難于測識若能明此禮義而無疑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國家的道理即此而在就如看自家的手掌一般何等明白蓋幽明一理而幽為難知神人一道而神為難格既能通乎幽而感乎神則明而治人又何難之有哉夫武王周公之制禮不惟善體乎先王而又可通于治道此所以盡倫盡制而有合于中庸之道也

右第十九章

中庸經筵直解卷之二終

